

姒锦
作品

孤王寡女
3

相思令

下册

姒锦
作品

孤王寡女

《3》

相思令

[下册]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王寡女. 3, 相思令 / 姒锦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552-3504-0

I. ①孤… II. ①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8226号

书 名 孤王寡女3相思令

著 者 姒 锦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崔 悦

装帧设计 苏 涛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出版日期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4

字 数 5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504-0

定 价 59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古代言情

CONTENTS

目录

[上册]

第一章 1

墨九的桃花源

第二章 44

有心与无心

第三章 92

风月之疑

第四章 136

失颜症的恐惧

第五章 180

微妙之情

第六章 222

向死而生

CONTENTS
目录
[下册]

第七章	269
绾发为至情	
第八章	317
亲夫回归	
第九章	361
云雨蛊残毒	
第十章	406
最熟悉的劫匪	
第十一章	451
最远的距离是人心	
第十二章	496
九死一生	

第七章 绾发为至情

一种忽如其来的蜇痛感，从指尖开始，蔓延到心脏，有一种麻木的酸涩感生生揪着身上的神经，让墨九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情绪蔓延，直到血液流速慢慢恢复正常。

绾发结情终白首。

绾发一词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总与白首沾点情分。

墨九看着萧乾柔软的目光，咧了咧嘴，想努力表现得轻松点、自在点。可她到底不是天生的表演家，想要在这种情况下装作无所谓，实在太艰难。

“真像是做梦。”她莫名一笑，顺手抚了抚萧乾的头发，“绾发没问题，可是萧六郎，没有梳子怎么办？”

萧乾盘腿坐在杂乱的稻草上，微笑着看她，姿势是一副很标准的古人风骨，那笑容也水滴似的，一点点渗入墨九的心底，让她无端打了个冷战。

“以指为梳，方是至情。”

十指连心，以指代梳，便是用心。

墨九心里涌起一阵怪异的酸胀感，像有什么情绪要破体而出。

她拼命压制着，眼圈儿有点红，脑袋却有些蒙。

萧六郎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

从汴京不远千里到临安自投罗网，当真就没有做好自救的准备？

“萧六郎，除了绾发，你没有别的事让我做了吗？只剩下两天了，时间很宝贵，我们不该浪费在这样无聊的事情上。”

她轻声问着，心里残存着一丝希望。

萧乾动作依旧，岿然不动，安静地带着笑看着她：“绾发，也是大事。”

墨九闭了闭眼睛，突然不想看他的笑。

好吧，绾发确实是大事。

揉一下酸酸的眼睛，墨九抬头，硬生生把夺眶的眼泪逼了回去：“好，那我就再为你绾一次发。”

他欣慰似的一笑，轻声道：“那天你为我绾的发髻太松，走几步就会掉下来。这一次，绾紧一点。”

“嘿，你还敢嫌弃我的手艺？”

“不敢。”他严肃脸，“只要阿九绾的，都好。”

“去！你不嫌，我却嫌得紧。”墨九低头掸一下他的肩膀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，“等着，我去要一把梳子。”

她微微弯了弯唇，笑着出去了，再回来时，手上拿了一把簇新的木梳。

宋熹果然给了她极大的“自由”，只要她不把人往皇城司狱外面领，她有什么要求牢头都会尽力满足，何况她要的仅仅是一把小小的梳子。

“这监狱对将死之人还是很人性的。”

墨九回来时，对萧乾这样说着，脸上是带着笑的。

一个“死”字，好像二人都不想再避讳了。

萧乾也不以为意，嗯一声：“阿九有没有给人道谢？”

墨九扫他一眼，轻哼一声，憋着心里那股子想骂娘的冲动，嘴唇动了动，溜出一句话来：“有谢，不仅谢了他，还谢了他祖宗十八代。”

萧乾轻笑摇头，神色间有纵容，也有无奈。

墨九瞥他一眼，不再说话，慢慢半跪在他背后，一点一点为他梳理头发。

与大多数古人一样，萧乾的头发很长，却是墨九见过的最为柔顺的长发。他这个人有洁癖，好讲究，往常最多两天就要洗一次发，宝贵得什么似的。

墨九也爱极他这一头黑发，每当二人同躺一个被窝时，她就喜欢摸在手心里把玩，像抚摸缎子似的，柔在手上，顺在心底，感觉极为喜人。

可那些无意识的玩乐，如今想来，每一个片段都像被锯开的一个豁口，触摸一下，就生生作痛。

“阿九怎么了？”萧乾发现了她的沉默，轻声问道。

“嗯？”墨九梳着发，心寸寸柔软，“没事儿。”

“没事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你头发太脏了，不好梳，我没闲工夫说话。”

她说得平静，还带了一丝调侃，萧乾叹一口气，扯过她的手腕，把她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腿上：“你往常不是最嫌我爱干净吗？如今合了你的意，你却又来讨打了。你说说，可拿你怎么办才好？”

墨九眉头微蹙，无辜地瞪他。

“我嫌过你吗？根本就是你一直嫌弃我吧。”

是的，往常总是萧乾嫌弃墨九的时候多。

不得不说，比起萧乾的干净来，墨九也觉得自己实在太邋遢了。

最开始，看到她对个人卫生的“随意”，萧乾大多数时候只是蹙着眉头一本正经地教训一下。后来，他大抵实在受不住她的懒惰了，索性自己动手，恨铁不成钢地把她扯过来，该洗哪里洗哪里。墨九也是一个不要脸皮的货，有人伺候，就继续邋遢下去，等着他来替自己收拾。

时间一长，他习惯了，她也习惯了。

于是，萧六郎活生生多了一个爷。

而墨九也成功把自己修炼成了爷。

想到那些过往，墨九好不容易才忽略掉胸口难受的闷堵，将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慢慢绽开一个笑容。

“萧六郎，你说你这个人吧，看着挺凉薄无情的，怎么却肯这样惯我？既然惯了，那不应当负责到底吗？我已经依赖你惯了，你如果死了，谁帮我洗头，谁帮我收拾？谁能在我愤怒的时候微笑安慰，谁又能让我真正信任，让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害我？”

看她嘟着嘴巴数落，一脸玩笑的样子，萧乾眉梢扬了扬，情绪也松快起来。他搂着她往后靠了靠，将后背抵在坚硬冰冷的墙上，掌心轻缓地顺着她的头发。

“傻瓜！你还会遇到更好的人……”

墨九双眼晶亮，眸底却有一丝浓郁之色：“可他们都不是你。”

“阿九……”萧乾喉咙一紧，几不成言。

“萧六郎，你不知道吗？刚好的时间出现，刚好契合了彼此的生命，刚好在有勇气去爱的时候，就爱上了，刚好在想找个人一起的时候就在一起了……那么，他出现过，从此就再也无法替代。”

他静静看她，不语。

墨九唇角牵开，一字一字补充：“任何人，都不行。”

往常，两人从来不喜欢说过肉麻的话，偶尔还会夹枪带棒地互讽几句，尤其是墨九，她最受不了那种山盟海誓的文艺范儿小矫情，甚至也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个世界真有什么狗屁的爱情，自己真的会非哪个男人不可，离开了他就不能活……

可事实是，有些人，真的会渗入生命。

一点一滴，慢慢渗透。

在她猝不及防的时候，已然成了命运共同体。

有了他，才能完整。

离了他，就像要将血肉从身体里剥离，活生生地撕扯着……

她眼圈泛红，脸上带着笑，样子乖顺，却满眼桀骜，像是硬要逼他说出一点什么计划来，或者像往常一样胸有成竹地让她相信，那什么“处斩萧氏一族”的事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只不过是手下的一步小棋。

可她盼了许久，萧乾到底什么也没有说。

他浅叹一声，搂紧她，失笑不已：“我还以为阿九应当高兴才是。你不是最讨厌我对你管束过多，什么事都要替你安排，从来不肯尊重你的意见，又霸道，又不讲理，甚至从来不肯让你参与那些事情吗？没了我，从此再也没有人管束你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……大抵，这便是你一直想要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吧？”

墨九喉咙哽得难受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没有错，她很喜欢自由。

他说的那些，也都曾是她对萧六郎的埋怨。

两人相处的时候，确实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

甚至无数次，她为了得到自主权，不惜与他抗争。

可这一刻，她真的什么都不想要了。

只要他活着，什么都好。

哪怕天天吵架，争得面红耳赤，也想要他在身边。

“怎么哭了？”他拭了拭她的眼圈，笑着哄道，“阿九是最坚强的姑娘，我记得你不喜欢哭的。”

墨九吸了吸鼻子，终于忍不住泪水决堤。

可她并没有哭出声音，却挂着泪笑拍他的手，说了一句讨厌。

“谁让你煽情来着？好像真就要死了似的。坐好，我替你梳头。”

她带着一种莫名的怨怼，再次把萧乾扳转过来背对自己，然后半跪在他身后的稻草上，抓扯住他的一缕头发，不满地用力一拉。

想来是痛了，萧乾蹙了蹙眉，却任由她撒气，没有吭声。

见状，墨九哼一声，不由得放松了力道。

她拿着梳子，勾起他的一缕头发，梳了梳，又移到他的额角，慢慢梳起。

“萧六郎，我这个人是不是沾点儿傻气？性格不好，脾气不好，仔细想想，好像……真没有几个算得上好的地方。以后我慢慢改，等我改好了，你会不会更喜欢我了？”

萧乾一动不动，任由她在头上折腾：“你这样，就很好。”

墨九低头，看着他挺拔的背影轻笑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他略点头，扯得头发一痛，又抬起头来淡声补充，“沾点儿傻气，那是简单；性格不好，那是率真；脾气不好，那是直接。宁与简单率真直接的人相交，也勿与口蜜腹剑、笑里藏刀的人为友。”

墨九噗一声笑了：“这话谁说的，好有见识。”

萧乾沉默片刻，轻吐两个字：“我娘。”

梳头的手指顿了顿，墨九许久未答。

相识这么久，她很少听萧乾提到他娘。只知道那个世界上最爱他的女人，早就已经过世了。

“唉！”墨九幽叹一声，梳理头发的手不由自主放得更轻，任由他墨一般柔顺的长发从指尖滑过。

“萧乾，讲讲你娘呗。”

人的情绪埋藏太久不好，总是需要倾诉的，而她愿意倾听以及分享与他有关的一切。

牢室中的灯火幽幽晃动，映得萧乾俊朗的面容略显苍白，声音也仿佛被描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，听上去沉沉的，夹带一点沙哑。

“她是个很平常的妇人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会哭、会忧伤、会烦恼；我在的时候，她却只会笑。”

会哭、会忧伤、会烦恼的妇人，自然是弱者。

可妇人虽弱，为母则强。

为了她的儿子，再艰难她也要笑。

看来萧乾的娘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她所受的那些伤害，换到现代的女人身上尚且难过，何况在封建时代。

墨九听了他简单的答案，见他不再继续，便知这件事在他心里还有一道坎儿、一道伤疤，他并没有真正走出来。

他自己不愿意走出来，那么，谁也拉拽不了。

“别动！要歪了。”她笑着抚住刚刚为他绾好的发髻，适时把彼此从忧伤的情绪中拉回来，再慢慢为他插上一根发簪。

这活儿墨九干得太少，确实手脚笨拙，怎么都利索不起来，插了好几次发簪还是有一点歪斜，头发也越弄越凌乱。

她有点儿着急了，又扶又扯，恨不得吐点儿唾沫给他沾上去。

萧乾终是受不住，无奈地笑了，从她手上接过发簪，自己慢慢插在髻上。

“六郎……”墨九突然有点儿讨厌自己，“我是不是很笨？”

他回身把她扯入怀里，唇上的笑未退：“是。不过我长得俊，发髻好不好，无损容颜。”

这么自恋？墨九哭笑不得，伸手在他的双颊上扯了扯。

“够了你！”

“我有说错？”他诧异地挑眉。

“没错！”墨九左右端详他，“可你说你这么俊，万一九爷一个忍不住把你给非礼了，可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能怎么办？”萧乾笑道，“最多，再绾一次发喽？”

“哈哈！”墨九笑声有点大，一个脆生生的巴掌也适时拍向了他的手心，“浑蛋！尽想好事儿，巴不得我非礼你是吧？”

萧乾但笑不语。

墨九看着他澄澈的眼，莫名地突然动了歪心思。

萧乾说，比死更可怕的，是带着遗憾去死。

如果结果真的不堪，她会有什么遗憾？

从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宋熹是不可能放手的。如今萧乾和整个萧家的人都被羁押在皇城司狱，宋熹如果执意要杀萧乾，哪怕萧乾长了翅膀也未必能飞出去……

难道萧乾真的没有留后手？又或者，从他决定返回临安，就已经想到有今日了？

这个结论想来似乎不可思议，因为妇人之仁实在不像萧乾的为人。

可有一些情感，除了当事人，旁人谁也不能体会。亲人、骨肉、血缘……这是生死都割不掉的情义。

萧乾真做出什么决定，也定然不求人懂，只求心安。

想到这个可能，她身子僵了片刻，又是一笑，猛地朝他眨眼：“萧六郎，你不想……”

他凝视着她古怪的面孔：“想什么？”

真不懂，还是假不懂？

墨九蹙了蹙眉：“那个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就是那个嘛。”

“哦。”他像是懂了，笑着拍她的额头，“阿九可真是，唉！”

“叹什么气？反正你死了我也要死。咱们是云雨蛊的宿主，不是此生彼生、此亡彼亡的吗？如果赶明儿咱们死了，我还没有试过……那欢好是什么滋味儿呢，多可惜。”

“呃！”萧乾微微诧异，望着她的目光里有着一本正经的探究，“原来阿九指的是那个？”

“啊，你以为我指的是哪个？”

“那个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就是那个……”萧乾的手指着静静摆在檀木盖子上的那一壶梨觥，脸上带着

一丝促狭的笑。墨九愣了一瞬，刚好捕捉到这个表情，这才晓得被他耍弄了，不由得噗一声笑开来，撑着额头直瞪他。

“你这个人还真是……开个荤玩笑都这么正经。”

“我一直很正经。”

“不要脸。”

墨九嗔他，笑着笑着，心里又开始发酸。

相处的日子越是美好，分别时就越是舍不得，也就会越来越紧张。

然后……试图去掩饰紧张。

墨九慢吞吞看向梨觞，满带风情地斜飞他一眼：“六郎，如果我指的不是这个，而是那个呢？”

萧乾笑着，拍她的手心：“混账！还能不能好好坐牢了？”

这个时候不该笑，可听了他这话，墨九就是想笑。

男女间相处就是这样，不知不觉就契合了彼此的言行习惯。没想到严肃如萧六郎，也学她的现代语言……

“好吧，萧六郎，算你牛，今儿九爷饶你一回。”

有时候，悲伤的气氛并不适合离别，因为悲伤只会加重离别的痛苦……

更何况，她又何曾甘愿真正离别？

为萧乾的性命，也为她自己的性命，怎么也得抗争一下。反正不论有没有云雨蛊，两人的命都已经连在一起了，这一点她清楚得很。

她笑嘻嘻地说完，站起身，将那把木梳拿起来放在手心上，瞄了一眼，又狠狠捏紧：“萧六郎，你等我，我去还梳子……”

这是一把普通的木梳，柄上雕有简单的图案，并无甚出奇的地方，可她刚拿起要走，萧乾却猛地拽住了她的手腕。

“不急！”

他笑着顺势把梳子从她手中夺过来：“一把梳子而已，还不还回去，想必他们也不介意。再且，明儿天亮我还要用哩，阿九何苦专程跑一趟？”

墨九低头望着他手心里的木梳：“借人的东西不还终究不好。”

“无妨，又不是什么贵重之物。”

“梳即代表输，不还……不吉利。”

“被关押在大牢里，还谈何吉利？”

“……”

墨九静静看他：“萧六郎，你越来越调皮了。”

“是阿九太调皮，让我不得不防。”

两人对视着，表情都带着笑，说的一直是木梳，萧乾的神色也一如既往地淡

然，墨九的笑容却在他的从容里，一点一点龟裂、褪色……

终于，她无奈叹息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：“什么都瞒不过你，真是无趣得很。”

“阿九有这份心思，哪会无趣？我很稀罕。”萧乾微笑着安慰，慢慢握紧她的手，拉她坐在怀里，不舍似的搂住，掌心轻抚慢拍，“然，我并不需要你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。更何况，就算牺牲了墨家，也未必能救出我。”

“可是你……”墨九蹙眉看着他，目光又转向那一壶梨觞，紧紧咬住唇，竟是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来监狱之前，墨九自然不单单准备了食材。

她虽然不想墨家弟子为了她涉险，可墨妄他们又怎会眼睁睁看他们如此？墨家弟子不少，死士也不少，在墨妄的带领下，他们准备了爆破的火器等劫狱装置，甚至连潜逃出京的路线与接头人都安排妥了。

借梳子的时候，墨九已与墨妄达成共识，一旦还梳子，就是动手的信号。

萧家一千族人还在大牢里，他们也猜测萧六郎不会轻易独自潜逃，要不然他又何苦回临安？所以，墨九事先在梨觞酒里下了药。她只要算好时间，把梳子送出去，外面等候的墨妄就能领会她的意图，带着墨家弟子爆破劫狱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。

在“判官六”面前，她下药的雕虫小技太容易被他识破。

但她想不明白，那壶酒他不是喝下去了吗？

迎上她疑惑的目光，萧乾轻笑：“就知道你这妖精没安什么好心。可我自己配的药，又怎么会药着自己？”

墨九原是一个性子从容的人，可事到临头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却出了这样的岔子，她不由得焦灼起来，盯着萧乾，一股子无端的怒气涌上心间，语气也变得不怎么友好：“行行行，算你行。萧六郎，你要死我也不想拦你，可大哥，你要死不要带上我行不行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是云雨蛊的宿体，一个死，另一个也必然会亡。你是想我跟你一同去死吗？”

“阿九……”他的声音定了许久，方紧紧攥住她的拳头，“我不会让你死的。”

不会让她死？什么意思？

墨九目光一转，颓然的情绪突地打了鸡血般高涨起来。猛一把握紧萧乾的手，动作有些急切，一双满带期望的眼睛里浮上了喜色：“萧六郎，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的。快告诉我，怎么办？”

萧乾目光沉下，落在她的脸上，久久方轻吐一句：“代替我，活下去。”

代替他活下去，又是什么意思？

墨九紧紧抓住他的手，想从他平静的眼眸里瞧出什么情绪来，可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她甚至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……她的双手越抓越紧，无意识间，指甲竟然在他的手背上掐出一道深深的血痕。

“告诉我，萧六郎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”

萧乾像是不知疼痛，不闪不躲，也不叫疼，冷不丁一把将她拉过来深深拥住，低下头，滚烫的吻就烙上她纤细的脖子。

脖间的温暖让墨九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惊了惊，随即停止挣扎，抬头看他：“萧六郎，你……”

她声音未落，脖子上突地传来一疼：“啊！你咬我？”

萧乾真的咬了她，狠狠地咬了她……

墨九痛得龇了龇牙，但不过转瞬间，一种怪异的游离感就主宰了她的意识，让她的思维渐渐变得迷糊。

“萧六郎……”她呻吟般叫着他的名字，身子软倒在他的怀里，“你对我做了什么？”

他抚着她耳边的发，沉沉出声：“云雨蛊，本该在一起。”

在一起？墨九惊了惊，又不太理解。

他是要把云蛊一起种入她的体内？

可是，云雨蛊不是要选择至阴至阳的体质吗？她的身体，又怎么容得下云蛊呢？

心里有太多疑惑，她很想问他，也很想亲眼看看萧六郎到底要怎样让云雨蛊在一起。可她什么都来不及了，眼前越来越花，视线也越来越模糊，面前的萧六郎慢慢变成了一个不太清晰的影子，带着温暖的笑，渐渐消失在她的视野里……

哦不，是她失去意识，软在了他的怀里。

随着她的身子一同滑下的，还有眼角那一颗悬了半天的眼泪。

“阿九……”萧乾紧紧圈住她，目光软如流水，“对不起！”

迟疑了一下，他又抱紧她，低头摩挲她的脸：“阿九，我心悦你，不因云雨蛊。”

墨九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。

两天里，她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就是起不得床。

她是在皇城司狱里被萧乾抱到甬道门口，再由墨妄抱出监狱，放在马车上带回临云山庄的。对于那一天墨家在临安城里的动静，朝廷也不晓得知不知情，始终没有理会，也没有人追究。

但墨妄明白，萧乾抱着一心与萧家共存亡不愿被营救的执念。

那么……墨九不醒，他就没有坚持的理由。

两天里，他守在墨九的床边，寸步不离，给她喂水、灌粥、擦汗，偶尔也对她说说话。

他知道是萧乾对她下了药，能掌握好分量，墨九肯定不会出什么事，但他容不得她有丝毫闪失，也生怕自己一时疏忽，会让昏迷不醒的她出现什么意外。

所以，前前后后的张罗，他都不假人手。

两日两夜转眼过去……

长夜漫漫，沉睡的人终将被黎明唤醒。

临安城里，鸡鸣狗吠，商铺一个个打开了门，卖早点的小贩吆喝着，推着木板车在街道的青石板上滚动出一阵阵吱呀声，在这个还没有亮透的清晨，汇成一曲独有的乐章。

天亮，人起。

这一天似乎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。但这一天又格外沉重，也必将永远写入历史。

大人们早早起床，做好早饭，唤醒熟睡的孩子，匆匆吃罢，又早早前往皇城司狱外面的街口候着，看震惊天下的萧氏大案——今天，萧氏一族要在刑场处斩。

昨夜，南荣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和审刑院的主官们第一次提审了萧氏一千重案犯，分别录问，据闻萧氏重案犯都已认罪，四个部门忙碌了一夜，单单入库的卷宗就堆满了整整一层案架，萧氏之罪多达数十项……

今日凌晨，几位主官将结果呈交景昌帝宋熹。

景昌帝考虑片刻，批复了四个字——满门抄斩。

如此，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萧氏将全族处斩一事，终于得到证实。

寅时，天还未大亮，苍穹如墨，一切像笼罩在一块巨大的黑布之中。

皇城司狱的灯火，一夜未熄。

长长的甬道上，萧乾的皂靴轻轻踏过。

每一步都伴着他腿上铁链的叮当声，让这个寂静的空间显得格外凄清，无端让人毛骨悚然。狱卒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却有一种叫作恐惧的东西爬满了全身。

“萧使君，请吧！”

囚车早已备好，单为他一人准备的。

萧乾目不斜视，大步入内，像坐上中军帐的帅椅。

咔嚓一声，囚车上锁。

牢头松了一口气：“起！”

等羁押萧乾的囚车驶出皇城司狱的大门，外面早就喧嚣起来。还没见到人，就已经可以听见那一片凄厉的哭声。不懂事的小孩儿哇哇不已，妇人们大声饮泣，男

人们只能压抑地低咽……

萧乾眼眸微眯，从囚车上望出去。

皇城司狱门口整整齐齐地摆了一行囚车，两侧站满了披坚执锐的禁军，防备地盯着皇城司狱外面的大街，而每辆囚车边上，还有四个人负责押送，守卫之森严，防守之严密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萧氏一族依旧很受当今陛下“重视”。

“六郎？”

“是六郎来了！”

“六郎，救我……”

“呜，六郎救救我们啊，我们不想死。”

曾经的萧六郎是无所不能的，萧氏那些无助的妇孺看到萧乾出现，纷纷哭喊起来。

现场登时喧闹一片，哭喊声比先前更甚。

负责押送的人是殿前司都指挥使尉迟皓。他看一眼那场面，蹙了蹙眉头，不耐烦地高声大吼：“喊什么？喊什么？都闭嘴！通通闭嘴！”

止不住的哭声确实令人心烦，他拔出钢刀重重敲在囚车上，那令人惊惧的铿铿声，吓到了一群孩子和妇人，他们闭紧嘴巴，却止不住滚滚而落的眼泪，还有那巴巴望着萧乾的求助眼神。

然而，他们似乎忘了，萧六郎也在囚车里……

他从汴京回来了，北征的大军被留在汉水北岸……

世上两大悲凉，一曰美人迟暮，一曰英雄末路。

街道两边的百姓们指指点点，无数人关注着萧乾。

可这个末路英雄始终端坐在囚车里，冷眼观望，一言不发。

看他如此，那些原本还抱有希望的萧氏族人眼睛里终于褪去了光彩。

“六郎。”一道低沉的声音，在前方的囚车里响起。

他望着萧乾，短短时间已然斑白的头发，使他添了一种老态龙钟的神态，脸上的表情，有无奈、有沧桑、有悲哀，还有浓浓的不舍：“你不该回来啊，傻儿子。”

这个人是护国公萧运长。

褪去了昔日沙场战将的尖锐，褪去了百年望族国公爷的身份，坐在囚车里的萧运长更像一个慈父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父亲，眉眼间全是对儿子性命的惋惜，或许还带着对萧氏一族即将断子绝孙的悲凉。

萧乾皱了皱眉，收回了视线，不回答，不关心，神情如古井无波。

尉迟皓看一眼萧乾，扬起手上的刀鞘：“众将士听令，把人犯押送刑场！”

青石板铺成的大街上，囚车辘辘而行，路面不知被哪些好心人打扫过，干净得

如同被水洗涤过一般，在这样炎热的夏季，竟然没有半点浮尘，透着发白的天光；天空有一种清澈的湛蓝，干净得好像这片天地间不曾有半分污秽。

“唉！”

“可怜！”

“还有孩子呢……”

在老百姓的唉声叹气和萧氏妇幼的饮泣声中，囚车通过皇城司狱外的大街，走上了临安街道。

在案犯行刑前，会有一个游街示众的过程，目的自然是“以儆效尤”。在临江城长居的百姓并不是没有见过行刑，对这样的场面也不算太过陌生，但曾经在南荣鼎盛一时的萧氏一族，五百多人被押在囚车里示众，其庞大的声势，是整个临安的百姓都不曾见过的。

有人说，这是谢家的胜利。

曾经谢忱倒台死亡时，大家都以为萧家斗倒了谢家。

可结果逆转，萧家还是栽在谢家手里。

当今皇帝出自谢氏妇人，当今皇后更是谢忱的女儿。而且，帝后夫妻和谐，恩爱无疑，景昌皇帝甚至独宠皇后一人。如今外战已决，内政安泰，景昌帝不拿萧家开刀祭奠谢家，更待何时？

既可报仇，又可铲除政敌，这简直就是一步一举两得的绝妙好棋。

四月，正是木香花盛开的季节。囚车路过的街道两边的高墙上，爬满了木香花。

不知何处大风起，越吹越劲。

风一拂，一些即将凋谢的花瓣脱离了花茎，迎风飞起，在空中翻转几下，有些落在囚车上，有些落在萧乾的发上，将他俊俏的容色衬得更为尊贵不凡。

“今儿这风，真大啊！”

“妖风！”

“唉……是有冤啦。”

“嘘，说不得，说不得。”

“有什么说不得，一杀就是五百多人，暴政……”

街道两侧都是值守的禁军，但南荣也算是一个百姓敢于言论的国家，人群里老百姓的话没人阻止得了。一个盛世家族的谢幕足够令人唏嘘，更何况还是以这样凄惻惨淡的方式。

大街上人潮汹涌，如果没有禁军执刀阻止，恐怕人流早就冲破了禁制。

“萧六郎！”

这时，人群里挤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。